

# 地域文化精神与潮汕网络文学创作

江涛, 陈耀南

( 汕头大学 文学院, 广东 汕头 515063 )

**摘要:** “地域性”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不言而喻,除了以地域文化的方式直接在作品中有所呈现之外,也存在着一种文化思维的潜在影响,这种隐性思维被荣格称之为“集体无意识”,是一种文化心理定势的隐形遗传。带着这样的理论视野考察潮汕网络文学创作,可在作品中提炼出不同向度的潮汕文化精神,这些文化精神不仅构成了潮汕网络文学的文化底蕴与文化思维,也积极响应了党中央对于“文化自信”的价值倡导与“讲好中国故事”的现实诉求。

**关键词:** 地域性; 心理定势; 潮汕文化精神; 潮汕网络文学创作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639 (2024) 04-0121-08

第四届中国“网络文学+”大会以“时代风貌、民族华彩——新时代网络文学创作如何书写中华民族故事”为主题,深入探讨了中国网络文学如何更好地履行时代使命等问题,其中,民族文化与地域文化成为了大会谈论的焦点。学者们发现,那些具有本土化、民族性特征的网络文学作品更容易在海外流行,彰显中华文化自信。事实上,在文学创作中展现地域文化的独特风景,早在1980年代的“民俗文化小说”与“寻根小说”中就一度成为了当代文坛不可小觑的文学浪潮。但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所带来的信息交互的即时性,彻底穿透了地缘的阻隔,文化交流与融合变得异常频繁,地域文化对于大众而言,原本披在其身上的神秘面纱渐渐被抖落,再加上市场经济所催生的消费主义与娱乐至死现象,二者相互裹挟,一起推动了文学乃至文化的更新换代。而那些具有“前现代”属性的地域文化除了在某些严肃文学中(如“新东北写作”“新南方写作”等)继续发挥其审美价值外,在主打消遣娱乐的大众文学创作中,则渐渐成为一道无人关注的昨日风景。

然而笔者认为,“地域性”除了以地域文化的方式直接进入文本书写外,还存在着一种难以察觉的隐性思维的影响,这种隐性思维被荣格称之为“集体无意识”,是一种文化心理定势的隐形遗传。田中阳指出:“一个人一出生就必然置身于特有的文化传统和气氛中,特定的文化环境塑造出一个个特定的个体,人既是一定文化环境的产物,又是这种文化环境的创造者。文化在它的自我发展中,塑造出同类的文化人,而文化人对这种文化不断阐释,又使它不断积淀为一种更为深厚的文化传统,形成一种更为沉稳的文化机制,这种文化机制就会形成某种定势影响……所谓心理定势,即人们按照一种固定的倾向去立身处事,表现出心理活动的趋同性”<sup>[1]</sup>,是一种文化精神的传承,而文化精神也并非指代一种具象化的文化形态,而是“文化创造过程

收稿日期: 2023-12-14

基金项目: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广东网络文学的创作、发展、传播与资料库建设研究”(GD24CZW07);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性别研究视野下中国网络文学跨媒介叙述与传播效果研究”(22YJCZH067); 汕头大学数字人文与新文科建设培育项目“‘数据库消费’与网络文学中的‘人设’研究”(2023DH-5)。

作者简介: 江涛(1988-),男,湖南怀化人,博士、讲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华文文学》编审,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网络文学与文化。  
陈耀南(1998-),男,广东东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基本的整合的价值系统,是一种文化体系的内在品质和特殊风格的精神性特征”<sup>[2]</sup>。所以,任谁都无法逃离心理定势的桎梏,它是一种惯习。带着这样的理论视野,笔者尝试以粤港澳大湾区网络文学分支之一的潮汕网络文学为研究对象,重点关注地域文化在潮汕籍网络文学作家笔下的呈现痕迹,以及这种呈现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

## 一、潮汕巫傩文化的文学呈现

纵观当下潮汕网络文学创作,多数作品可归于幻想类题材,作家们除了使用穿越、重生、架空、玄幻等常规设定外,将巫傩文化的元素融入作品中的现象也屡见不鲜。如阿菩、荆泽晓、甲鱼不是龟、风青阳、六月观主、青菜炒番茄、么么等潮汕籍男性网络文学作者,他们中有些直接将巫傩文化作为小说故事发生的背景,如么么的灵异小说《血蛊》(在台湾地区出版时更名为《盗墓天兵》),就充斥着降头、巫蛊、鬼怪、尸体、神秘物种等巫傩文化元素;还有些作者则采用中西合璧的方式,将巫傩文化与西方神秘主义文化进行混搭拼贴,代表作有青菜炒番茄《绝品帝尊》、风青阳《炁帝》《龙血战神》等。总而言之,这些出身于潮汕地区的网络文学作者们,总倾向于在作品中建构一个千奇百怪、玄之又玄的异世界,而这种趋同性的创作倾向是否与地域文化有关?

潮汕地区地处岭南以东,三面环山,一面向海洋开放,这一闭一放的地理环境决定了该地保留着较为丰富却也相对保守的民间文化与信仰。胡朴安编著的《中华全国风俗志》中记载到“潮之正月五日后,傩以禳灾”,潮汕人在古时便盛傩礼,无论是建筑、歌舞、戏曲,还是时令习俗等,均充斥着祈神驱鬼的气息。直至今天,在潮汕地界仍然流行的驱鬼邪、保平安的英歌舞中,人物的鬼脸造型、手持木槌的服装仪态、腾挪跳跃前进的步伐等都与古傩舞蹈类似。春节期间潮汕人民还有送香船的习俗,寓意送走瘟神、祈求福运。在潮汕民居建筑的照壁上常绘制虎、麒麟、天禄等动物,也是因为人们认为这些“瑞兽”有镇宅、禳灾的作用。此外,潮剧开演前的加官式演出,一些角色会戴上鬼怪、雷公、土地公的面具,也是祭祀鬼神之意。由此可见,潮汕文化本身就蕴藏着各式各样的神话传说和“驱鬼逐疫,酬神纳吉”的民间仪式,而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成长与生活的潮汕人必然会深受其影响,并潜移默化地形成“自然崇拜、生殖崇拜、图腾崇拜、神鬼崇拜、祖先崇拜和万物有灵”<sup>[3]</sup>的文化观。或许正是深受这种文化观念的潜在影响,潮汕籍网络文学作者们会在创作中不自觉地表现出对一些具有巫傩气息的历史民间文化与神话资源进行吸收与转化的集体自觉,这种吸收与转化在文学作品中所呈现的不一定是原汁原味的潮汕文化,但却一定符合潮汕人的文化审美趋向。

以阿菩的玄幻小说《山海经密码》为例,该小说“通过对《山海经》中充满想象力的神仙妖怪、地理名物和《史记》中有关这一历史事件的相关的记述的融合创造,力图在历史与神话之间建构充满历史意味、宿命意味和悲剧色彩的故事”<sup>[4]</sup>。小说将背景时代设置在夏、商交替之际,讲述了桀的后代、成汤的孙子、伊尹的徒弟和他的伙伴们周游神州的经历,而他们所游历的地方均在古书《山海经》中有所记载。众所周知,《山海经》是中国上古三大奇书之一,是中国人原始“奇幻思维”(宁稼雨语)的展现,其中《山经》涉猎的是奇异的山川草木、矿产矿石、奇禽异兽、怪蛇怪鱼等,而《海经》则主要记载了海内外的异族人物、神奇事物和神话历史等,如耳熟能详的“夸父逐日”“精卫填海”“鲧禹治水”“黄帝战蚩尤”等故事均出自此书。而潮汕籍网络作家阿菩的《山海经密码》便是以《山海经》中的山川河流、上古神兽以及传说人物为原型,重新讲述了一个具有现代理念和意识的传奇故事。小说中,有蛊雕、雷泽等上古神兽,有扶桑、茈草等奇花异草,可以看到后羿子孙精彩的射艺,也可看到祝融后辈绝佳的火攻,商王孙有莘不破、太一宗弟子江离、箭神后羿的子孙,三人萍水相逢,在远古战场纵横捭阖,恣意青春,而身为读者,也似乎跟着他们身披

绚烂神甲,驾馭傲骨青龙,驰骋于奇山俊水之间,感受中国神话传说与文明源头的无限魅力。

阿菩曾解释之所以会选择以《山海经》为文化母本进行创作,是因为“更像是一种冥冥中的注定。当我要叙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发现我必须为他们寻找一个舞台。这个舞台包括历史事件、神话传说以及上古地理,而符合这些条件的先秦典籍,也只有《山海经》”<sup>[5]</sup>。这种“冥冥中的注定”,或许便是来自于潮汕人与生俱来的领悟力与天赋。荣格在《心理学与文学》中提到:“艺术是一种天赋的动力,它抓住一个人,使他成为它的工具。艺术家不是拥有自由意志、寻求实现其个人目的的人,而是一个允许艺术通过自己实现艺术目的的人。”<sup>[6]</sup>显然,荣格深化了普诺提诺“不是艺术家创造了艺术,而是艺术创造了艺术家”的观点,认为艺术创作是一种不由自主地传达集体无意识的行为,而阿菩的文学创作或许就是将长期在巫雠文化熏陶下印刻在潮汕人集体无意识深处的文化基因进行激活的过程,因此他才会对《山海经》这等奇书爱不释手,并化入了他的网络文学创作中。正如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把所有的中国元素、中国文化变得更好玩,把它激活,这才是网络文学的正确道路”<sup>[7]</sup>,而神话传说便是身为潮汕人的他最深爱的中国元素。

2021年,阿菩的作品《山海经·三山神传》入选了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该作延续了《山海经密码》的一贯风格,是一本融合了神话历史与地缘文化的成长系小说,通过讲述三位山神从上古到中古时期,成神、被贬、凝神的经历,以及后汉至宋的战争历史,传递出了三山国王护国庇民,以民为本的人本主义精神。阿菩以发源于粤东地区的有关“三山国王”的神话故事作为切入点,将这段铭刻在潮汕人文化心理深处的民间传说引入小说故事中,把“三山国王”的形象立体地呈现在读者眼前。而小说中的“三山”原本就在潮汕地区,“是指广东省揭阳市揭西县河婆街道北面的独山、西南面的明山和东面的巾山,传说在隋朝大业年间就有三山出现神迹,受到当地百姓祭祀,至宋代又追封为王,所以称为‘三山国王’。后来,经过多次的迁徙和普及,有关三山国王的传说也成为了闽南人、台湾人、潮汕人、客家人的共同信仰”,代表着地方守护神。所以,相比于旧作,《山海经·三山神传》更是阿菩对于潮汕历史神话的一次追根溯源,书中丰厚的历史细节和地方民俗风物的描写也使得该作的地域文化色彩更为突出和鲜明,蒋述卓先生曾评价道:“将神话交织历史,甚至让神去参与历史、改写历史,从而将潮汕地区的三山国王的民间信仰捋到了上古时代的神话,让他们在其中获得了新生。他写出是人间的神,人间的善,人间的仁,在神人一体的自我觉醒中发掘出神祇的人间意义”<sup>[8]</sup>。可见,阿菩在自身的网络文学创作中已愈发具有作为潮汕人的文化自觉,这种文化自觉在其他潮汕籍网络文学作者笔下并不多见,这也成为了阿菩在日益竞争激烈的网络文学界脱颖而出的一种个性化标签。

## 二、人物性格中的潮汕风骨

如果说巫雠文化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与文化资源,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潮汕网络作者笔下的世界观构成,那么在小说中的人物性格的设定上,则多少保留了潮汕先民们冒险、团结和拼搏的风骨。

潮汕俗语有云:“三牲敢食,钉球敢绊。”“三牲”是指潮汕地区祭神活动中民众供奉神灵的祭品,在祭神时会有巫师爬刀梯、撞钉球的习俗,通常由一位有能之士通过念符咒等方法完成所谓的“神灵附体”,然后由他赤脚爬上特制的刀梯,并赤身裸体用钉球往身上撞。由于有“神”壮胆,表演者变得刀枪不入,能做到足爬刀梯,身撞钉球而完好无损。在表演结束后,供奉神灵的“三牲”祭品通常也都会送给这位表演者,以示慰劳,所以这句谚语的原意是:“要想获得三牲,就得敢于挥舞钉球”,表达的正是一种舍我其谁的冒险精神。冒险精神一直都是潮汕人代代相传的精神风骨,“凡有潮水到达的地方就有潮人”,此话虽有夸张成分,但也从侧面反映了潮汕人敢于闯荡、志在四方的冒险精神。它的形成可从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角度给予合理解



释。潮汕地区濒临海洋,地狭人稠,山地部分占据 70%—80%,不适合种植业的发展,在靠天吃饭的年代里,粮食生产往往跟不上需求,因此,不堪重负的人口压力促使潮汕人只能冒着生命危险向海洋索取生活资料,于是,便出现了大量背井离乡漂洋过海去到他乡谋生的现象。对于潮汕人来说,离开家园前往异地谋生,自古就习以为常,而这种古来有之的集体无意识,也在不知不觉中呈现在了潮汕网络文学作者的笔下。

以汕头作家荆泽晓的作品为例,无论是《重启大明》还是《巨浪!巨浪!》,题材上虽大相径庭,前者是使用了“重生”设定,后者则是现实题材,但二者都有一个共性,即主人公皆是有着超强勇气和魄力热血青年,并且都会去到一个相对陌生的地界谋求生存和发展。《重启大明》是荆泽晓于 2014 年在起点中文网上开始连载的小说,讲述了一位从特种部队转业去了刑警队工作五年的警察丁一,在某天忽然“魂穿”到了明朝,重生为一个同样名叫丁一的秀才。初到大明的他,与百年前潮汕先民下南洋时的境遇颇为相似——周遭举目无亲,一切都是陌生且未知的。当年下南洋的红头船商人们的海上贸易之路满是艰辛和挑战,甚至充满了生命危险,一方面,会面临海盗的袭击,“不能御敌,又船载重货,难以自脱,闻声落帆,惟恐稍迟,相顾屏息,俟贼登舟捆扎或收其财物”,另一方面,还会受到狂风巨浪的威胁,“出没巨浸,与风涛争顷刻之生”,但即便如此,潮汕人也毫不畏惧,并在其中慢慢孕育出了为后人所津津乐道的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红头船精神”。而丁一亦是如此,初入大明的他不甘平庸,入伍从军,在刀枪火海中搏杀出一番新天地,颇有当年潮商们勇闯五湖四海、富贵险中求的果敢,后来他又凭借着在现代社会练就的识人断事的能力和钢铁意志,从经历国难到征平南北、纵横四海,功成名就入驻庙堂,后又革故立新、降税除役、解生民之倒悬,最终缔造了一个盛世帝国,自己则成为这泰西大明的皇帝。这般传奇人生虽是作者为满足年轻读者们对主角代入的阅读心理而杜撰的故事,但其中的过程也几乎完美复刻了潮汕先民们敢为人先、漂洋过海去到异国他乡,从最开始的艰难谋生到依靠聪明的经商头脑,最终闻名世界的历史过程。

另一部作品《巨浪!巨浪!》则通过两条线索的交织——年轻人奋斗的明线和港珠澳大桥建设的曲折历程作为伏线,讲述了十年间不同人物在不同时代的际遇,以及个体奋斗与时代机遇之间互相交织、互相成就的历史必然逻辑。作者摒弃了常用的穿越外挂和逆袭升级,而是紧贴社会现实,传达了一种刻苦耐劳、团结奋斗的朴素价值观。众所周知,20 世纪在海外打拼的李嘉诚、陈弼臣、吴清亮、谢易初、林百欣、吴锡豪、蔡澜、郑鸿标、罗鹰石等均出身于潮汕地区,他们凭借着时代机遇和敢打敢拼的意志力获得了让人瞩目的成就,在小说中的三位主人公身上,也能够看到那种类似的、近乎于刻在潮汕人骨子里的奋勇拼搏、团结互助的生存意志。如职校毕业的石朴,因家道中落,乡镇企业濒临破产,只能孤身前往外地艰难谋生,在人才济济的广州,他没有任何背景优势,唯有一股刻苦耐劳的韧劲支撑着他在这座城市里挣扎求生。而身为潮汕人的林静雯,更是一位在经商方面十分有头脑、遇到窘境也绝不退缩的人,在小说的第四十四章“潮汕人喝茶从早到晚”中就讲到了厂商蛮横地停止了她的代理权,事业一筹莫展的情况下,她是如何利用现有的人脉和资源打破僵局,冲出一条血路的全过程,我们除了能读到她的睿智之外,还能看到她的敢打敢拼和抓住机遇、迎难而上的果决。作者荆泽晓写道:“不论命运怎么把她摁进泥泞之中,她总是要挣扎起来的。”在这些的人生轨迹中,我们似乎总能感受到一种“汗加目汁少”“白饭好食田着做”<sup>①</sup>的品格,而他们的成长也印证了那句“铜钱出苦坑”<sup>②</sup>的潮汕俗语。俗语还有云“一个好汉三个帮”,当年远渡重洋、寄居海外谋生的潮汕人也早已对这一道理心知肚明,因此,在潮汕族群的内部,无论从事哪一行哪一业,都能看到他们相互帮扶、抱团取暖的作风,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只有团结互助才足以抵御未知的风险,将事业做大做强。小说中的三位主人公林静雯、刘书萱、石朴,都是来自异地的小镇青年,在广州这样偌大的都市里也不过是最普通的小人物,想要立足,紧靠单打独斗,谈何容易,他们因一场夜宵而产生交集,从此便结下了深厚的

友谊,虽然日后各自的人生机遇不尽相同,但好在他们总能够在关键时刻相互帮扶、抱团取暖,最终唱响了属于自己的“青春之歌”。

总而言之,在潮汕人的文化性格中,胆大、义气、团结、冒险、拼搏是重要的关键词,在过去,他们以“巨舰高桅,扬帆挂席”的姿态,劈波斩浪,穿越重洋,而在当下,身为潮汕籍网络文学作者们,也将这种代际传承的风骨写入了作品中的人物性格里。

### 三、英雄崇拜与英雄主义

在潮汕民间文化中,英雄崇拜也是一种重要的文化信仰,“潮汕民间英雄崇拜文化是英雄文化与崇拜文化相结合的一种民间文化”<sup>[9]11</sup>。陈友义在《潮汕民间英雄崇拜文化研究》一书中写道:“先期到潮的中原移民,带来了一些英雄和英雄崇拜,后来的中原移民又带来了新的中原的英雄和英雄崇拜,使潮汕的英雄和英雄崇拜不断充实;而逐渐形成的潮汕民系,以积极乐观、端正严肃的态度,热情地承接、拿来中原的英雄和英雄崇拜,并且创造了本地的英雄和英雄崇拜,从而汇成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的潮汕民间英雄崇拜文化。潮汕民间英雄崇拜文化的形成发展,生存与活动,离不开传承这一文化肌理。”<sup>[9]132</sup> 因此,在潮汕民间崇拜的英雄体系中,并非只针对本地的历史英雄,对于“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国民性英雄也有着强烈的崇拜情结。所以,在潮汕地区,也有着非常多的纪念这些历史民族英雄的庙宇和纪念馆,如饶平饶洋镇盘石楼村有一座纪念农民起义英雄张琯的飞龙庙,潮汕人民尤其是饶平客家人十分崇敬他;揭东马鞍山建有忠勇庙,纪念的是明代揭阳县令冯元飏手下为缉拿强盗而因公殉职的都头马安;汕头市潮南区仙城镇有一座纪念民族英雄郑成功的纪念馆;普宁市洪阳镇也有一座纪念禁烟英雄林则徐的纪念馆;在南澳与潮州分别建有南宋爱国忠臣陆秀夫的陵园……“从大禹崇拜、关公崇拜到陈碧娘崇拜;从双忠公崇拜到安济圣王崇拜……英雄与英雄崇拜数量不断增长,形成一个相对可观的英雄崇拜系统。”<sup>[9]139</sup> 同时,对英雄的崇拜也不局限于历史或现实中真实存在的人,甚至是一些神话传说中的人物也进入了潮汕人的英雄崇拜系统中,比如三山国王、珍珠娘娘、雨仙爷、捕蛇爷等,可见,这种历史悠长的英雄崇拜系统同样属于潮汕文化的一大特色。在潮汕人的心中,英雄是强力的化身,是英勇无畏的代表,它象征着忠义、勇猛、坚韧、伟大,胸怀国家人民,有着非凡的魅力、卓越的能力,通过对英雄的崇拜,能够激发人们战胜困难的勇气和斗志。因此,英雄崇拜在潮汕地区不是个人的文化行为,而是集体的意愿和惯习。

于是,在潮汕籍网络文学作者笔下,我们也经常会看到以英雄的成长和英雄的强力作为小说“快感奖赏机制与美感诱导策略”<sup>[10]</sup> 的情节,这类作品往往与战斗、反抗的主题相得益彰,讲述主角从一时的受挫、压抑,到慢慢走出困境,挑战权威,反抗秩序,最终成长为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式人物。这种故事原型似乎成为了一种固定模式,在大部分潮汕籍网络文学作者笔下反复运用,只是将人物、背景和过程进行了置换,但故事内核始终保持不变。因此,笔者以为,这类故事原型之所以深受潮汕籍网络文学作者的喜爱并反复书写,其原因应该与潮汕人集体无意识中共享的“英雄崇拜系统”不无关系。

同时,由于网络小说追求快感为本位,很容易使读者产生强烈的代入感,与主角共享英雄的养成时光,如六月观主的《太虚化龙篇》《封仙》《游方道仙》《仙庭封道传》、青菜炒番茄的《绝品帝尊》《亘古天尊》《未来武神》、荆泽晓的《秘宋》《最后的绣春刀》等均是“英雄养成系”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主人公们虽然都是作者虚构的人物,但在他们身上均表现出了一种卓尔不凡的绝对实力,这种实力便是读者们津津乐道的英雄气概。笔者以知名度最高的汕头作家甲鱼不是龟的《大泼猴》为例,该小说改编的影视剧《凌云志》已于2023年4月13日在优酷独家播出。小说是以大众最为熟知的“神话英雄”孙悟空为主角,重新讲述了一段

西游故事。但相比起人们传统认知中的孙悟空形象,甲鱼不是龟笔下的孙悟空不再是漫画式的扁平形象,更像是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提及的“圆形人物”,有着常人的七情六欲,且更人性化,也更具领袖气质。

在《西游记》原著中,孙悟空本领高强,正直、善良,敢于挑战权威,英勇善战,所以这一形象也是很多人心目中神话英雄的代表人物之一,可对他成为一位大闹天宫的孤胆英雄的过程,原著中却着墨不多。试问,一只没有任何经验的猴子漂洋过海拜师学艺后,就成为了齐天大圣,几乎没有经历太多的考验就拥有了梦寐以求的神力,其中的艰难怎可一蹴而就?他的英雄本色又如何生成?这确实是个未解之谜,也成为了后来众多“同人”<sup>③</sup>创作的突破口。在《大泼猴》中,虽然开头的穿越情节为人诟病,但后面的发展却很好地填补了原著中的语义空白,不仅将孙悟空拜师学艺路上十年的经历作了细致的叙述,还详细讲述了孙悟空如何成为打破天地秩序的盖世英雄的全部过程:在去往方寸山的十年时光里,他的坎坷经历足以让人生阅历变得丰富多彩,特别是在东海漂泊濒临死亡之际,一只金丝雀漂洋过海取回淡水救他一命,让原本一生无爱的他对这只金丝雀许下了一生一世的承诺,可之后金丝雀为救他丧命于猎人之手,最后他不仅杀死了猎人,而且为了复活金丝雀,再次踏上了艰辛的拜师之旅。甲鱼不是龟用了相当长的篇幅来描写孙悟空的成长,描写他如何在这些充满了挫折和伤痛的历练中成长为了一个有血有肉、内心复杂且坚毅的举世英雄的心路历程。

小说的前半部分还写到了一个等级分明的世界,妖族羸弱,上有天庭打压,下有妖王蒙骗,而孙悟空的横空出世却给妖族带来了希望,并建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庞大帝国。一开始,妖族没有文化,只是一群智慧不高的乌合之众,打不过装备精良、战术先进的天兵天将,甚至也从未想过要反抗天庭的统治,而孙悟空通过铁腕手段让妖族们学习知识与文明,并建立了第一所学校,妖族也便有了自己的文化和传承,出现了大批的“悟道者”,不仅如此,他们还在内部建立起了国家等级系统,众妖们自称为臣,见到孙悟空要行君臣之礼,渐渐地,花果山便有了帝国的雏形,也拥有了对抗三界的实力,不再是一盘被天庭追杀、四处漂泊的散沙,从此以后,花果山就成为了每一个妖族心目中最向往的国度,那里有妖族的尊严,有妖族的文化认同,而这一切的发生,都是因为孙悟空的存在。可以说,作者甲鱼不是龟不再只是简单地把他视作一个战天斗地的猴子,而是从多方面强化了他的英雄成色,打造出了一个绝对的卡里斯玛形象。“卡里斯玛”(charisma)是德国社会学家韦伯从早期基督教观念中引入政治社会学的概念,即有着超凡能力和感召力的领袖,他们往往作为变革社会秩序的代表而受到他人的崇拜,他们所建立的政权组织,有着超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正如前文论述,在潮汕地区的英雄崇拜文化系统中,对于所崇拜的英雄,无论是三过家门而不入、一心只想着治理洪水的大禹,还是“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无论是“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戚继光,还是领导虎门销烟,壮我中华声威的林则徐,皆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忠义之士,不仅个人德才兼备、知行合一,还有着举世无双的功绩,所以在潮汕人的心目中,只有胸怀天下、为国为民的人才能称之为英雄,受到敬仰。因此,作为汕头人的甲鱼不是龟,在重塑神话英雄孙悟空这一形象时,也将这样的现实主义的英雄观嵌入到了虚拟的主人公身上,将他打造成了花果山中的卡里斯玛,不仅建立了国家机器,还带领妖族反抗天庭的压迫,为他们谋取尊严和权利。作者在写到大闹天宫时尤为与众不同,不再把重心放在了双方之间的精彩对垒,而是强化了对战斗的残酷与血腥的渲染——孙悟空冲下地府,乱杀一通,将北海之水倒灌进地府,后击败元始天尊,破通天教主的诛仙阵,然后又冲上南天门,打死玉帝王母,上百万的天兵天将均死在他的金箍棒下,天庭血流成河。这一段描写相较于原著,充满了戾气,但却不违和,因为前情有着十分详细的铺垫和解释,即天庭代表的是旧式权威,他们绝不允许新的异质力量的出现,更不允许这些异质力量挑战自己的权威,所以他们竭尽全力打压妖族,以彰显自身对于世界的主宰,而孙悟空则代表的是被压迫之人对于权威的绝地反击,所以此刻杀红眼的孙悟空其实是以万妖之王的身份,带领着自己的臣民们向压迫他们的



天庭发出的致命一击,抛开原作中的佛道文化和善恶观,孙悟空的行为完全体现了一种血性的英雄本色。

#### 四、结语:地域性,潮汕网络文学的突围路径

时至今日,潮汕文化精神仍然潜在地影响着潮汕网络文学创作中人物形象的塑造、故事情节与主题内涵的设定,但整体而言,来自潮汕地区的网络文学作者们却未曾充分挖掘这片浩瀚的地域文化资源,更未曾有效地加工和利用。众所周知,在人类的文艺史中,地域文化之于文学艺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而深远的作用,至今,那些地域文化中的传统故事、原型、精神,依然在各种新兴的文艺创作中不断地重现而获得了新的生机。如英国作家托尔金的《魔戒》系列就是对北欧地区的传统神话的再造,之后该作又成为了西方奇幻类小说和影视作品的文化源头,这就是西方的地域文化在文艺创作中的传承与拓展。类似的情况也在中国网络文学中反复上演,网络文学的作者们同样从各种神话传说、民间信仰、宗教仪式等地域文化中汲取养分,创造出了奇幻、玄幻、修真、仙侠、异能等热门的小说类型,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研究院副院长夏烈认为,网络文学在二十余年的发展中,“中华性写作”的趋势愈发明显,一代代网络文学的作者们有意或无意地进行着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对历史与时代做出思考与回应。

正所谓“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中国网络文学能在海外乘风破浪,成为“世界四大流行文化”<sup>④</sup>之一,原因便在于“中华性写作”的凸显。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我们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sup>[11]</sup>潮汕籍网络文学作者阿菩也积极贯彻着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他认为:“要扩大文化的影响力,扩大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传播中的占比,不是直接强推给别人,历史和文化应作为一种支撑和源泉而存在。”事实上,“中华性”在世界文化版图中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地域性”,这或许为潮汕网络文学创作的突围,提供了一个行之有效的路径,即必须利用好潮汕地域文化这块瑰宝。

2023年11月23日,潮州市作家协会成立了网络文学创作委员会,委员会主任洪树琴表示:“潮汕地区的民俗文化故事很适合进行文学创作,也具备获得良好的海外传播效果的先天优势。”<sup>[12]</sup>所谓靠山吃山,在潮汕地区的历史长河里本身就蕴含着数不尽的好故事、好传统,如潮汕地区是红头船的故乡,红头船象征着潮汕人苦涩的回味,也是对美好的向往;既是万千赤子艰苦奋斗、开拓进取的象征,又是海内外潮汕人团结的纽带。红头船蕴含的“团结、拼搏、拓展、创新”的内涵,是潮汕人的精神财富,至今催人奋进。此外,侨批也是潮汕地区重要的历史文化。已故的国际汉学大师饶宗颐教授就曾指出,潮汕侨批是研究海内外潮汕人经济政治史的一项世界性课题,并将侨批喻为“海邦剩馥”。如今这四个大字依然刻在汕头西堤侨批公园的雕塑之上,里边就蕴含着非常丰富且独特的历史与故事。这些地域性的历史故事与精神财富完全就可以成为当下网络文学创作中新的素材和原型。而网络文学也正是采用了一种当下最流行的方式,传承与拓展了这些来自地域性文化精神的生命与价值。试想,若用时的网络文学的审美机制与叙事结构来书写潮汕先辈们的传奇历史,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通过这样的方式去讲述潮汕地区的故事,会不会让更多的人更好地了解潮汕地区的历史与文化?而潮汕网络文学又会不会借用这样全新的、独树一帜的故事形态重获瞩目?我们衷心期待着兼具地域性与网络性的潮汕故事在网络文学创作中绽放出新的光芒。

#### 注释:

- ① “汗加目汁少”,潮汕俗语,意为汗水流多了,就不会因为贫穷而掉眼泪;“白饭好食田着做”意为米饭好吃,要吃到米饭,就必须辛勤耕作。
- ② “铜钱出苦坑”,潮汕俗语,意为财富和成功往往是从困苦与危机中磨砺而出。

- ③ “同人”，意为“建立在已经成型的文本基础上，借用原本已有的人物形象、人物关系、基本故事情节和世界观设定所做的二次创作”（邵燕君主编《破壁书：网络文化关键词》，三联书店 2018 年版，第 74 页）。
- ④ 阅文集团 CEO 吴文辉称日本动漫、韩国影视、美国好莱坞电影、中国网络文学为世界四大流行文化奇观。

### 参考文献：

- [1] 田中阳. 湖湘文化精神与20世纪湖南文学[M]. 长沙：岳麓书社，2000：86.
- [2] 李燕. 文化精神分析与精神文明建设[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8（1）：55-60.
- [3] 陈训先. 略论潮汕文化[N]. 潮州日报，2010-12-08（05）.
- [4] 郑焕钊，吉彩云.《山海经密码》：远古神话历史的想象创造[C]//西篱. 粤派网络文学评论.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312.
- [5] 阿菩. 山海经密码5[M]. 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281.
- [6] 荣格. 心理学与文学[M]. 冯川，等，编译. 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141.
- [7] 倪晨. 奋进，中国网络文学：扬帆出海[EB/OL]. 中国作家网，[2021-12-21]. <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21/1221/c404027-32313159.html>.
- [8] 蔡烨华. 探寻岭东文化根脉 传播三山国王文化[N]. 揭阳日报，2023-10-19（07）.
- [9] 陈友义. 潮汕民间英雄崇拜文化研究[M]. 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18.
- [10] 王祥. 网络文学的基本原理[EB/OL]. 中国作家网，[2014-07-12]. <http://www.chinawriter.com.cn/2014/2014-07-12/210948.html>.
- [11] 习近平. 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J]. 求是，2019（12）：4-12.
- [12] 丁玫. 潮州作协网络文学创作委员会成立[N]. 潮州日报，2023-11-23（02）.

## Regional Cultural Spirit and Guangdong Chaoshan Network Literature Creation

JIANG Tao, CHEN Yaonan

( School of Literature, Shantou University, Shantou 515063, Guangdong, China )

**Abstract:** The influence of “regionalism” on literary creation is self-evident. In addition to directly entering the text through regional culture, there is also a hidden thinking influence, which can be largely explained as Jung’s “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 or a potential inheritance of psychological stereotypes. From this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when examining the creation of Chaoshan online literature,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re are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Chaoshan cultural spirit hidden in their works. These cultural spirits not only constitute the cultural heritage and cultural thinking of Chaoshan’s online literature, but also actively respond to the value advocacy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for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the practical demand for “telling Chinese stories well”.

**Key words:** regionality, psychological stereotyping, Chaoshan cultural spirit, Chaoshan online literature creation

（责任编辑 郭玲珍）

### 著作权使用声明

本刊已许可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维普资讯、超星域出版、长江文库等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本刊支付的稿酬已包含中国知网等著作权使用费，所有署名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之行为视为同意上述声明。如有异议，请在投稿时说明，本刊将按作者说明处理。